

巴斯墳場

在跑馬地各個古老墳場中，以巴斯墳場的環境最為優美。墓園內林木蔥翠，鳥語花香，彷彿置身於花園中。「巴斯」指祖籍波斯而在印度居住的拜火教徒，香港開埠不久他們便來做生意，一八五二年獲政府撥地建立私人墳場，六年後第一位拜火教徒下葬，至今共有一百八十八人長眠於此。

最知名的逝去者有商人兼慈善家慶地爵士、創辦律敦治療養院的律敦治及其太太和兒子，另有些居港的拜火教徒選擇返回印度下葬。巴斯族群主張同族通婚，因此人口不多，據最新統計，在港的祇有二百二十四人。巴斯墳場正門刻有中英文石匾，中文註明「此園內係巴斯國人所建，安葬本國之人，別人不得侵葬。建立於本國紀一千二百二十二年，耶穌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特啓」。文中可見巴斯人採用兩種不同曆法。拜火教源於波斯，公元七世紀薩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國征服，教徒受到排斥而離開家園。首批教徒抵達印度西岸的古吉拉特邦，約公元六三〇年說服當地的統治者而獲准居留，自此在這塊大陸生活，並以踏足印度之年為巴斯人曆法的紀元。巴斯墳場是香港罕有的歷史古蹟，保留了十九世紀的氛圍，但古諮會沒將整個墓園評級，祇把園內的新禱殿、四方亭和園丁宿舍列為二級歷史建築。如此斬件式處理，既抹煞了墓園的重要性，亦未能凸顯巴斯族群在香港的歷史。

夜闌靜

我很喜歡這段描述，喜歡那條河。河是個意象，那道細流映照出豐子愷在人們的心中是一個事態——他漫畫中的人間諸美，是流不去的感動，長遠影響著世人。

「官味」的刊物，是中國浙江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出版的。刊名就叫《文化交流》。

每月免費寄我一本，好多年了，從不間斷。若說要與我交流，也僅是單向的。與其說對外交流，不如說是對外宣傳。可不是，這麼多年以來都是來而不往的（即便給它投稿小文嘛，也僅是偶一為之）。可你也別說，這麼一來，他們的「對外交流」還真的為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瞧見了一個色彩斑斕的文化天空。

文化是個大題目。它可以是線裝書，也可以是現代畫；《蘭亭序》的筆意和荷馬的精神深度，就看看你以什麼角度去品味了。文化又豈止琴棋書畫？大約這世上任何一種與人有關的事，都不可能無所謂「文化」吧。都說文化可以留駐一個時代的生存狀態。它所提供的場地，不也正是人們集體記憶的所在嗎？比如「文化企業」、「文化商人」這些名目的湧現，當然也不光是名目而已。那是「文化現象」的一種，是知識界對儒術的殷殷企盼。

說遠了，其實我的範圍很小。不就是說翻翻《文化交流》這回事。翻到其中的一篇文章，竟讓我有一種意外的驚喜。作者開章就說，他在烏鎮參加「孔另境紀念館」的開館儀式，巧遇豐子愷的女兒豐一吟。兩人一起站在紀念館後一條河邊，作者向她提到自己藏有豐先生的一些至今沒有收編的漫畫。豐一吟聽了很感興趣，問能否讓她一睹？當下就站著在手頭上寫了個郵箱。

一輛車在我面前飛越，車內竟有人向我招手，並大叫：黃花樂。

哈，看不清那是誰，但知道我筆名的朋友至少該是我十多年前的舊友吧？如果不是人在車上，他或許會停下車來，與我話舊也說不定。

在路上，我竟無聊地想起自己昔日用過的一連串筆名，又想到兩個女兒，她們的名字，不也有我的筆名在其中嗎？

據說，筆名源於匿名，而匿名是想藏匿身份，讓身份保持神秘性，寫文章時也就更好發揮，即使文章得罪了一些人，也可以不為他人所知？說得更好聽，是寫作人的一個隱私，讓人猜測這是誰？

在香港報上發表文章，這樣的筆名功能今日可謂完全失卻了！再無神秘身份這回事，即使報館中人的能為某人的筆名保密，資深讀者一猜，雖不中，亦不遠矣。

更何況，今天的報章和寫作人，賣的即是名氣，既是名人，何用藏匿、匿名？不是名人，則更需要打響知名度，以真名真姓示人，包保有一天，全城認識你。最可笑的是，報上編輯還怕讀者不知道此人是誰，所有專欄作者天天附上照片，如同身份證明書般刊於文章格內，異常矚目。由此更可知，筆名這東西，是愈來愈笑於江湖了。

全城認識

南、吳雨銘等11人，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同年春夏，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在上海、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革命面臨嚴重危機的關頭，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由於時局緊張和交通問題，參加會議的祇有當時在武漢的中央委員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等22人，候補中央委員毛澤東、李振瀛、陸沉參加了會議。

1953年3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來函。信函稱，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巨贊、天津地下黨員李散人先後給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格平同志來信，要求對李振瀛家屬予以照顧，並提出李振瀛應屬烈士的問題。附件中的李散人原函講述了李振瀛的最後日子。

李振瀛，1900年生於天津，畢業於南開中學。1919年7月，19歲時與李學珍結婚。婚後不久即加入覺悟社，在天津開展抵制日貨的革命工作。當時，警察廳長楊以德瘋狂鎮壓愛國學生，到處捉拿革命者。迫於嚴酷的政治形勢，李振瀛11月撤下新婚的妻子離家漂泊異鄉。誰知，這一走就是13年！

1932年12月18日夜間，李振瀛突然回到家中。因離別日久，加上妻子生活艱難日夜操勞非常衰老，李振瀛第一眼見到她時竟脫口叫了一聲「媽」！李振瀛當時身體極度衰弱，腿部、肋部均有傷。家人問他這些年的情況，他祇說一直在全國各地奔波，很累很苦，並且坐過七次監獄，身上的數處內傷就是在獄中被敵人毒打所致。自己最後一次出獄後，因傷勢較重休息了一段時間，但仍未見好轉，祇得回家養傷，等傷好後再出去繼續工作。

第二天一早，聞訊趕來的李振瀛妹妹李寶禎，與李學珍共同把他送到醫院檢查。檢查結果，他的肋骨已經骨折，長期沒有得到治療而發炎化膿，急需手術。多年來，李振瀛的母親和妻子一直沒有正式工作，生活完全全靠醫院做助產士的李寶禎的微薄收入勉強維持，一家人度日尚且不足，哪還有錢為他治病呢？她們祇好給他取了一些消炎藥回家調理。將近三年後，李振瀛的身體稍稍好轉。這三年中，他們一家的生活仍靠李寶禎一人支撐，李振瀛還需藥物維持，生活更是每況愈下。為了貼補家用，李振瀛祇得拖著帶病的體到元隆綢緞莊胡一爺的家教館給學生補習英語。半年後，轉到元隆櫃上料理業務。每月祇賺7塊錢，每5天回家一次。回家後卻不睡覺，每天夜裡都要寫東西，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鐘，天亮後寄往各處。寫信的內容、寄往何處，他從不對家人講。因他的病沒有得到根治，更因勞累過度而舊病復發，腿部暴腫，肋部發炎，傷及內臟。家人無力醫治，李振瀛終於於1938年4月初病倒在床，再也沒有起來。5月7日，在家中病逝，年僅38歲。

革命者李振瀛

李振瀛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參與籌建中共東北黨組織；他是覺悟社成員，從事工人運動13年；他是中共「五大」的候補中央委員，參加了「八七」會議。1928年2月，他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斯大林、布哈林接見了他。然而，從1930年開始，中共黨史上就再也沒有了他的名字，彷彿一下子從人間蒸發了。他是怎樣一個結局？什麼時候去世的？在哪兒去世的？有沒有後人？沒有人知道。前不久，筆者從天津市檔案館館藏的幾件檔案中找到了答案。

李振瀛，又名李寶森，天津人，曾就讀於南開中學。1919年9月16日，與週恩來、馬駿、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等20餘名青年學生，創立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重要組織——覺悟社，團結進步青年，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他們用50個號碼以抓圖的方法確定自己的代號。如1號鄧穎超化名「逸豪」，5號週恩來化名「伍豪」，13號郭隆真化名「石珊」，25號劉清揚化名「念吾」，28號李振瀛化名「念八」。

1920年1月29日，週恩來、於蘭清（於方舟）等率領南開大學、北洋大學、中西女學校等18所學校的五六千名學生聚集在東馬路舉行遊行大會。週恩來、於蘭清、郭隆真、張若茗、李振瀛等20餘名學生代表被捕。經過近半年的不屈不撓鬥爭，7月17日，週恩來等21人獲釋。8月初，在法租界的一間小樓裡，覺悟社召開了由14名社員參加的年會，會期三天。最後一天，14人在鼎章照相館照了一張合影作為紀念。

1921年，李振瀛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天津負責人，在鐵路上從事工人運動。1923年春，受中共北方區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派遣，與陳為人來到東北籌建中共東北黨組織。在東北建立黨組織是中共「一大」確定在全國發展擴大組織總任務的工作之一。李、陳二人都是全國鐵路工會的老幹部。李振瀛原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學生，他的英語很好，也能講俄語，派他到東北可以在中俄兩國工人中活動，便於開展工作。他們先到哈爾濱各方面接上關係。經過艱苦的工作，很快就在哈爾濱建立起了黨、團組織。1924年夏，大連的黨、團組織建立起來後，他們又到南滿，協助付景儀、楊志雲開展工作。1927年「八七」會議後，東北黨組織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滿洲省委。

1927年4月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決定了黨的重大政策。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李振瀛與毛澤東、陳潭秋、陸沉、黃平、袁達時、林育



巴斯墳場的新禱殿為二級歷史建築

「藍的花，綠的葉，大大的喇叭吹起來……」每當聽到這首童謠，就勾起了孩提時採摘牽牛花以玩耍的情景。

牽牛花，一年生藤草草本花卉，原產美洲熱帶，現中國各地廣為栽培。因花盛放於晨曦初露之際，又名朝顏。又因花呈漏斗狀，形同喇叭，得名「喇叭花」。牽牛花莖長條柔，能攀籬援垣而生。花期為六至十月，花色甚多，依不同品種而有淡藍、藍紫、紫紅、玉白諸色。牽牛花雖「清晨始開，日出已瘁」而不能留賞，但吐芳之時，宛如萬號齊吹，催促人們黎明即起，去迎接新的曙光。

牽牛花牽動了詩人的情懷，宋代楊萬裡《牽牛花》詩：「素羅笠頂碧羅襪，脫卸藍裳著茜衫。望見竹籬心獨喜，翩然飛上翠瓊簪」、北宋文同的《牽牛花》詩：「柔條長百尺，秀萼包千葉。不惜作高架，為君相引接。」皆將牽牛花的花形、花色和喜攀援的特性描繪得惟妙惟肖。中國古代民間曾廣泛流傳

台灣青年一代，所謂「首投族」，最近傾向民進黨，並且集體加入民進黨，使蔡英文氣勢如日中天，一個行政經驗並不多的婦女，受歡迎度竟與正任位的領導人平分秋色，她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原因：大家都看透了，既然兩個黨都差不多，乾脆加入民進黨，當民進黨人有好處：既可罵髒話、做粗魯動作，又可貪污。

現代新觀念：如果做不了好人，那就做壞人。講禮義廉恥，太老土，也明知都是講一套做一套，既奈他何，把心一橫，投向對立面。

成了民進黨，以後即使民進黨再做捏造抹黑的壞事，不但不生氣，反而有中傷對手的邪惡快感。

青年人的思想，果然與人不同。首投族到明年就到達投票年齡，首次投票，他們人數超過百萬，不可小覷，如果祇由首投族現在就投票，民意調查顯示：蔡英文將以壓倒性票數大勝馬英九。馬陣營不由得不得心驚。經濟搞上去反而失去支持，祇有台灣才有此怪現象。

馬陣營拚命提供數字證實自己做得好，這祇會令人覺得煩，他們才不管你做

覺、後現代，不按牌理出牌者得人心，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至今，競選人全靠空口講白話，選民已看透，心已冷，誰做都一樣，不如搞搞新意思。

這種物極必反心態，顛覆了傳統競選思維，愈是莫名其妙的，愈有機會當選。醜聞纏身，前言不對後語，甚至有貪污嫌疑的人，最受歡迎。馬英九的缺點，是太正派太乾淨，這樣的人物，或已經過時。

什麼政策都不需要擬定，任何規則都不需遵守。自由奔放，多舒服，明年台灣選舉，看來大局已定。

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

自有疏斜歷亂之致

明代畫花鳥的名家中，不少影響後世花鳥畫甚深遠。尤其是林良、陳淳和徐渭三人，各有風格。林良為成化至弘治時期廣東人，未脫院體畫風，但嘗試以書入畫，筆墨豪放灑脫，遒勁、清澹兼而有之。其實，筆者最喜愛林良筆下畫的鷹和雁，筆酣墨飽，揮灑盡致，十分傳神，具強烈生命感。

至於較後期的徐渭（即徐文長）與陳淳（即陳道復），在繪畫史上，並稱「青籬、白陽」，皆為二人的別號。筆者素來酷愛徐渭大寫意的畫風，不求形似，而注重氣韻生動，要借物（動植物以至山石河川）抒情；他用筆隨心，灑墨般恣肆狂放，如「使氣狂舞」，似不經意，一氣呵成，堪稱奇絕。

陳淳亦為明代後期文人畫的表表者。初時他繪花石，基於寫生造型，吸納元代畫法菁華；繼而受沈周水墨花鳥畫技法（源於南宋法常花鳥畫）影響；後來才另創一格，獨得玄門，能放能收。附圖的《花卉圖》，就是其中一幅代表作。其寫意花卉中，筆者特別喜歡《菊花圖》、《菱石圖》和《瓶蓮圖》，正屬當時文人畫雋雅蘊蓄之風格，瀟灑自如。雖然歷來有些論者懷偏見，對其寫意花卉有貶意，但淡墨欵毫，「自有疏斜歷亂之致」，臻近化境。

讀董橋的人，彷彿腦中閃出一位穿著長袍馬褂再系領帶的老者，既有西學背景又不乏國學古風，還兼雜著些許民國范兒。喜歡董橋者大凡都喜歡他清雅的文字，人物在他筆下別有韻致，舊聞泛起塵封往事，史海鉤沉出萬千情懷。像梅花靈芝、葦園嫁妝；師長亦梅、喬志高先生。當然舊書、古玩、文物依舊是他魂牽夢縈的話題，無論字畫、玉器和書畫的承托，寫下自身集藏的因緣快意。像林語堂的半個學生，王世襄的獅子，脂硯齋杏花，老客棧悲歌，徐志摩的舊藏，與楊絳先生的來信，陸小曼的字畫中出現落魄書家李仙根的名字……富於文人意趣，遍地風流，最見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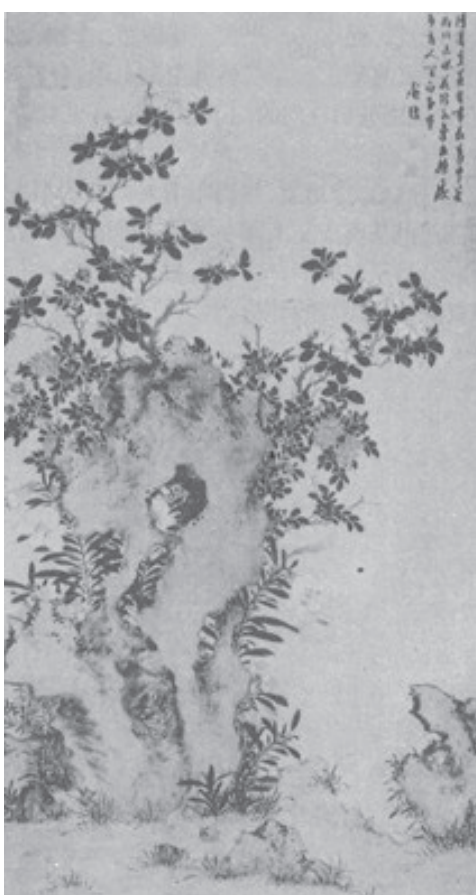
董橋在獵書中屢有心得，常將閱歷舊聞銜接起來。他寫到英國偵探女王阿加莎·克裡斯蒂，這是位舊派才女，不愛接受訪問。克裡斯蒂的女兒說母親從來不重視她的偵探小說，說那是手藝人養家的活，克裡斯蒂很在乎1930年至1956年用心寫的六部言情小說。還看得出他喜歡毛姆。作家埃德蒙·威爾遜對毛姆不屑，定他為二流作家，又講其故事有雜誌底色，寫連載小說每每應付大眾，都要製造些奇情。光陰荏苒，倫敦有位舊書商，談及做了二十年舊書，見尋訪毛姆作品的讀者甚眾，且不分男女老幼，但從來沒人找威爾遜。

後來他又在《茶色歲月》一文提到毛姆的短篇《A Friend in Need》，這個故事結局讓常人難以接受，平時斯文謙和、富貴體面的伯頓，面對潦倒暫時斷炊的牌友，竟讓他從深海游過去，有幾段旅程凶得很，伯頓忙完雞事在港口等，牌友沒來，屍體過了三天才浮出海面。這如陰鷙般的冷漠，讓人不寒而慄，其實這樣的人，閱歷多了，身邊也不少。董老想到自己的同事小黃，他忠厚沉默，盡力做事，卻屢屢運氣很差，被老闆辭退。朋友們好不容易給他找個新差事，卻因故被公司裁掉。經朋友引薦去位先生算命，先生讓他明年中秋再來細看，沒想到次年初夏小黃患了骨癌，沒熬過白露，英年二十七撒手塵寰。這篇文字片段很像一部小說的縮影，人性的淡漠、塵世的宿命和不甘，還有灰影裡得以保留的尊嚴，祇能留給相知的故交，在經年以後作為話題來說，也讓記憶蒙上清冷，在酒後各自悲傷。

董橋的文字可常翻翻，就如飲茶閒暇吃幾塊甜點，讀多了則嫌膩。對文玩愛好者來說，他的一些書開卷有益，眼界大開，也可得到同好戲的共鳴。

俄國和蘇聯的藝術工藝對十二月黨人事件都有所表現。記憶中有兩個油畫和這事件有關。一幅是著名油畫家列賓的《不期而至》，表現一名流放者忽然歸來，家人的反應，流放者的身份就是十二月黨人。另一幅畫了一名優雅的女性坐著馬車在風雪中奔馳，據說表現的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正趕往西伯利亞和丈夫團圓。婦人紫紅的衣袍和灰白的大雪映襯，格外突出了她的高貴。

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多名貴族出身的參加者被流放到風雪茫茫的西伯利亞。沙皇政府特意修改了貴族不許離婚的法令，被流放者的妻子提出離婚，即刻批准。緊接著又頒布



堅守的美麗

緊急法令：凡跟隨丈夫流放的，不得帶子女，不得返城，並永久取消貴族特權。

但大多數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選擇了追隨丈夫的道路。由於俄法兩國皇室結親，許多法國女性也和俄國貴族結緣。流放的妻子中，有幾名法國女性，她們有的是家庭教師，有的是時裝設計師，有的還特意從法國趕來，義無反顧地守在丈夫或男友身邊。有人把她們叫做女英雄，僥倖活下來的一位妻子說：我們祇是去找我們的丈夫罷了。

西伯利亞生活的艱苦和流放的壓力可想而知。但雪原上有了這批妻子的堅守而溫暖如春。一百多年前的這些前驅及他們的愛情，常為今人懷念歌頌。在錙銖必較的社會，這種艱苦堅守的美麗愛情分外令人動容。